

作家自选集系列

刘心武

怪诞小说自选集

漓江出版社

- 文坛常青树，《班主任》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
- 对芸芸众生悲欢沉浮的大悲悯，大关怀
- 怪诞小说首次结集，现实主义之外创作风格的丰富多样
- 《黑墙》：作家所有作品中译成外国语种最多的一篇
- 《无尽的长廊》：作者自认为集怪诞手法之大成的『小长篇』

作家自选集系列

刘心武
怪诞小说自选集

漓江出版社

刘心武怪诞小说自选集

刘心武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3 字数 353,5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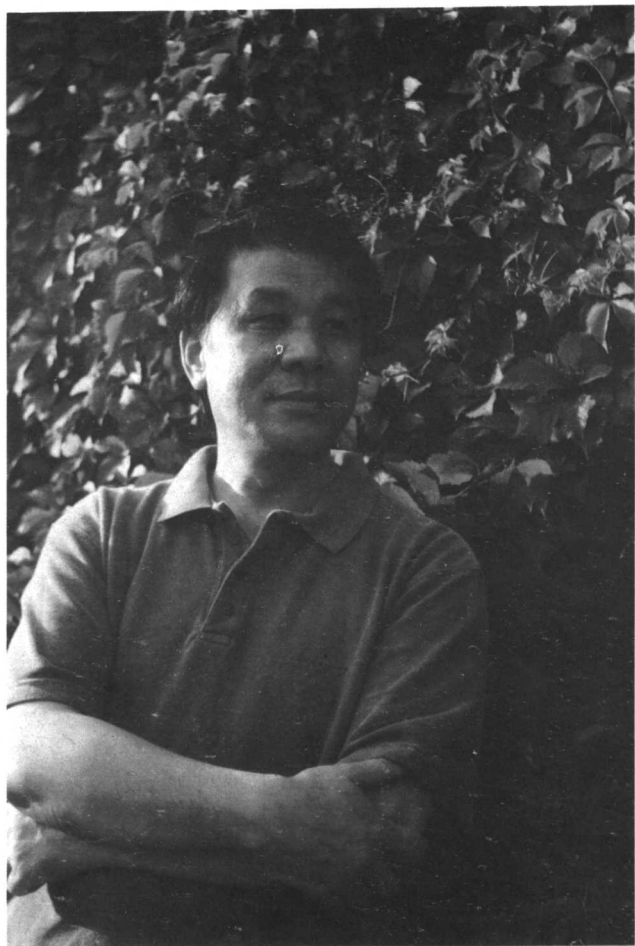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:平:1—10000 册

精:1—2000 册

ISBN7—5407—1936—2/I·1196

定价:平:15.00 元 精: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刘心武

自 序

刘心武

我的小说，总体而言，以严格、规范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为多。但我也写过一些手法较为怪诞的小说，这本集子便是这方面尝试的一次“汇展”。

小说可以这样写，也可以那样写，手法上的多样性，应是近于无限的。但于我来说，无论采用什么写法，到头来我所关注的，仍是现实世界中，人的处境，人的情感，以及在人的表面语言行为深处，人性的涌动。由于一个个体生命既是一个隐秘的自我，也不可避免地是一个与他人、群体发生关系的社会人，因此我即使用变形、怪诞的手法来描摹、剖析人，我也总是把人当作具体的现实社会存在，并往往还要追索到其血缘的历史，以及融入在这相衔的生命历史中的那些因素。

这个集子中，集怪诞手法之大成的，是小长篇《无尽的长廊》。这个作品发表时间不短了，但除了少数知己，尚未获得人们的注意与重视。不知这一回能否幸运地引出一些反应，包括尖锐中肯的批评。

感谢漓江出版社给我提供了从这样一种角度结集的机会。

在编书的过程中，得到鄂力先生热情协助，特致谢。

1995年5月17日绿叶居

目 录

自序	(1)
见鬼	(1)
竹里馆	(6)
贼	(12)
吉日	(19)
袜子上的鲜花	(34)
神秘的姑娘	(44)
黑墙	(55)
黄伞	(63)
白牙	(71)
今晚头痛	(88)
缺货	(99)
洗手	(107)
杀星	(116)
红蛙	(159)
五龙亭	(200)
永恒的微笑	(240)
秦可卿之死	(286)
无尽的长廊	(321)

见 鬼

他抓到一个鬼，高兴极了！

立即给科学院打电话，请他们来检验，或者派车来把他和鬼一起安全地接走，接电话的没听完，说了声：“胡闹！”便把电话掐断。

想了想，便给警察局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正告他：“我们活儿忙，且不收拾你；你小子要捣乱，非把你薅出来铐上不要！”

好不容易接通了市政府的电话，要求关注他的发现，及时责成有关部门来接收他抓到的鬼，电话里回答说，市民们来电提出的要求很多，不可能一一满足，但所有要求都将记录在案，经仔细研究后，凡属合理要求都会加以解决，请稍安勿躁……

鬼在一旁笑，鬼说：“你太糊涂！全世界的科学院都是无神论的大本营，他们会欢迎我出现吗？世上只有人犯罪，哪有鬼犯罪，你找警察局算怎么一回事？我又不是市民，更找不着市政府；再说，那回你们一条街的居民联名给市政府写信，要求及时解决下水道溢水问题，不是等了足有半年才来给修吗？……”

他不听鬼话，继续打电话。

跟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在电话里问他：“昨天是不是又熬夜啦？”跟着便劝他还是爱惜身体，正常作息……

另一个朋友哈哈大笑：“老兄活见鬼，太妙啦！不过大家都忙，是不是？这会儿我正忙一件正经事，等忙过了咱们再臭聊！”

第三个朋友听完他的报告，停了停，诚恳地说：“你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……”

第四个算不上朋友，听了很开心：“你小子也有闹鬼的时候！谁让你这阵子那么红火哩！该！……”

自然不等第四个讲完就换了第五个。

第五个算不上朋友，只是熟人，冷淡地回应说：“如今这世道，什么也提不起我的神来……”

算了！找第六个，第六个认真地建议说：“你屙屎撒尿不要用抽水马桶，用一个搪瓷罐儿，攒足了，往他头上一浇，他自然就消失了！”

鬼在一边把舌头伸得更长，鬼眼乱闪，哇哇地叫：“你不怕腌臢么？我哪里就会没有哩！到头来你还得给我洗澡……而且我首先要甩你一身！”

他便安慰鬼说：“我好不容易抓到你，目的就是要社会承认我是世界上头一个发现鬼的人，你要消失了，我不是白发现吗？”

为实现他的目的，他给一个神通广大的人打电话，平时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求他的。

那人听完他的话以后，马上说：“你不要再告诉别人，我马上去你那儿看货！”

他说：“唉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！我的这个鬼是……是非卖品！”

那人笑了：“你小子也会跟我来这套了！好吧，你先开个价吧！”

他说：“鬼会有人花钱买么？哦……我找你不过是想让你给我出个主意……我怎么才能让人们承认我的发现权……”

那人笑得更厉害了：“你真是变精明了！好吧，你先付我咨询费吧，你支票到了，我自然给你主意，我开价不高，你嘛，老交情，九五折……”

他便掐断了电话。

但电话铃马上响了起来。

是刚才那个人。

那人对他说：“你的货底已经让我知道了，这笔生意你不和我做，跟别人你都别想做成！我不会亏待你的……”

他说：“我确实不是要卖掉这鬼……”

那人说：“聪明！我们何必卖掉他！我们可以搞一个展览，门票贵贵的，而且观众要一个一个地往里放……禁止拍照、录像，广告上当然不能画出来……”

他忍不住说：“那谁会相信呢？”

那人信心十足地说：“找几个‘托儿’还不容易！‘托儿’都不懂？当然不是‘托儿所’的意思，就是找几个人，给他们一些钱，用不着真让他们看那鬼，他们就会满世界给我们宣传，把我们的生意给‘托’起来……自然有的人你给多少钱他们也不愿当‘托儿’，不过以我的经验，各行各业也都有见钱开眼的主儿，俗话说嘛，‘有钱能使鬼推磨’……”

不知那鬼怎么听到了话筒里的话，附到他耳边愤愤地抗议：“胡说！我们鬼从不那样无耻！”

他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你给钱鬼也不一定给你推磨！”

那人并不反驳，接口说：“我个人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不过，跟人打交道，我敢说他一撅屁股，我就能知道他拉什么屎！什么样的‘托儿’我没找着过！就咱们这档子买卖，我保证能找到顶着科学家名儿的人，来确证他是鬼；找个把警察来维持秩序也不成问题，市政府里我都能找着人来为我们说话；要不要找个议员，在议会为我们搞个《保护鬼发现权》的提案？……”

他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那人不耐烦了，提高嗓门说：“刚才我的那些主意，难道白给你了吗？你就是补我咨询费也不行！这买卖，咱们必须合作！”

他想了想，便笑着说：“我哪里真有鬼呢！不过跟你开开心罢了！”

那人说：“你有没有鬼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……这买卖我可以自己做，不过你既然先把这点子说出来，我不能霸占你的点子，我这人从不欺行霸市，我可以给你钱……不过你绝不能再跟另外的人提起这事，也不许你忽然自己又搞起‘鬼展’来，跟我分庭抗礼！这是商业道德问题，也关系到你自身的安危！你开价吧！”

鬼在他身边嗤嗤地笑。

他忙对那人说：“我真发现了鬼！我真不想钱！我真的只为了名！我只要社会承认我的首发权！”

那人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要名利双收？你想提价尽管直说，何必跟我耍花枪！”

他赌气说：“我把鬼牵到大街上，免费展览，谁爱看谁看……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：“你正是因为怕这么干，惹出乱子，而且混乱当中，也就很难证明你是鬼的发现者，所以你先打电话找人想辙……”

他说：“我改主意了，我这就把鬼公诸于众！”

那人说：“你准备了多少钱，赔偿被你吓死的人命？”

他一跺脚：“我认了！……”

那人鼻子里哼出几声：“你那优柔寡断的性格我太清楚了！等你真下了那个决心，我找的‘托儿’早憋在你家门口了！没等你迈出门坎，我托的警察先找上你门查户口；我托的顶着科学家名儿的人先写好批判你反科学的文章；我托的市府官员必把你的城市户口销掉……其实还有更简便的办法，我让我托的精神病院的人把你送进那里头！”

他气得浑身乱抖。

鬼对他说：“你还不把我放了？”他摔掉电话，对鬼大吼：“就是放了你，我也脱不了手啦！”

鬼很同情他，便出主意说：“你放了我，我去把那个混蛋吓死吧！”

他捶着桌子，反驳说：“我为了一个出名都不怕你，他为了利能怕你吗？更何况他还想名利双收……他欢迎你还来不及哩！”

鬼直搓鬼爪子，也没主意了。

他从气恼、无奈、空虚，演变为大恐怖，终于搂住鬼痛哭失声……

1993年2月12月于北京绿叶居

竹 里 馆

他从街上拣回一只小猫，紧毛的，白底子上面有麻色花斑，小脸挺俊，鼻子和腮帮都是白的，眼睛周围与额头的麻灰色毛跟脊背上的连成一片，抱回家往沙发上一放，灯光下仔细看，很乖。

按说野猫都很脏，但他摩挲那猫，不由得说：“乖乖！你为什么一点都不脏呢？”

猫用幽绿的眼睛看了看他，就低头舔身上的毛。

“你饿了吧？”他问猫，“吃不吃鱼片？”他一个人过日子，常常晚上就用面包夹鱼片当一顿饭。

他拿出一点鱼片当一顿饭。

他拿出一点鱼片，送到猫嘴跟前，猫居然让开，不吃。

“怪猫！别以为我会专门给你弄猫食！”

他自己吃了鱼片三文治，喝了一大杯咖啡，便坐到电脑前写东西。

猫跳到电脑旁，伸颈看显示屏。

“去！”他推猫，“我有两件事绝对不允许别人在一旁观看，一是拉屎，二是写作！”

猫跳回到沙发上，可两眼闪闪地望着他。

他也望着猫，对望了好一阵。

他忍不住对猫说：“你这猫好玩儿！你有名字吗？我给你取一

个吧!”

他还没想出来,就听那猫说:“我有名字,我可不喂。”

他笑了,“原来如此!我倒省事了!”

“我喜欢你这儿,你没有电视。”

“啊!”他不由得惊喜,因为已有无数朋友或算不上朋友的人到了他的房间,在发现他没有电视机以后,那反应都与此猫相反。

“你为什么也不喜欢电视?”他离开电脑,坐到沙发上,摩挲着那猫,想跟猫好好聊聊。

“喵——”

这声音把他吓了一跳。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了?”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,瞪着那猫,愤愤地命令:“说话!”

“喵——”

他不禁举手拍打那猫,猫却在他手落下之前跳到地板上,并以迅雷般的速度蹿到了书架顶上。

他和猫对望,猫两只绿眼一眨一眨,他两只眼睁圆,不眨。

“你怎么回事?!”他质问,“你开什么玩笑?!”

猫沉默。

“你以为我非要跟你说话!”

他回到电脑跟前,想继续往下写。

那是一篇小说,照例写些爱与死之类的东西,少不了撒些个哲理的胡椒面,自然采用“语言颠覆”的“本文”,特新潮。

有点写不下去,都怪猫,人类的文学大业如因此受损,唯此猫是问!

“你写的一点意思都没有。”

他惊喜地扭头,猫又回到了沙发上。

“是没意思,”他说,“你怎么批评都行,只是再别喵喵怪叫了!”

“别写了,出去玩玩儿吧!”

“到哪儿去呢？……”他笑了，“是不是你施个魔法，让我闭上眼睛，你吹口气，或者你让我喝点什么东西，我就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，并且变得跟你一样小呢？你以为那对我就有意思了吗？”

猫摇着尾巴，笑而不语。

这时他听见沙沙沙的声响，原来窗帘自动开启了，外面透进蛋青色的天光。

“你的本事也不过是让早晨提前到达罢了，这有什么稀奇？”

“到阳台上去，好吗？”猫一跳跳到通向阳台的窗门把手，猫没能出得去。

猫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原以为猫会弓起身子，抖起胡须，朝他呼呼发怒，没想到猫只是耐心地等他开门，他有点感动，不过忍不住说：“你那么大本事，还非要我开门才出得去吗？”

他开了门，和猫来到阳台上。

猫跳到阳台拦板上，建议说：“我们一起跳下去！”

他生气了：“你有九条命，我可只有一条！”

说着用手去拍猫的脊背，谁知他的手刚沾到猫，猫便顺势一滚，他来不及反应，已经跟着猫从十四层楼的阳台朝下面跌落……

那跌落的过程极为甜蜜，只可惜太暂短。

……一条小河，他和猫在河这边，那边有更广阔的草地，草地尽头有一片树林……

“你既然那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不把我带到更神奇的地方去？”

“喵——”

“咦？！”

但是太阳从天边的树林后面升起来了，一刹那之间，他意识到那就是他渴望已久的神奇。

那些颜色，那光氛，那跃动感，那气息，那围裹到身上并往肌肤里钻的滋润劲儿，那撞击到心尖上的顿悟……全都莫可名状；确实，人类所赖以自诩为文明并作为交流手段的语言和文字，不仅苍

白、幼稚、偏狭、浑沌，而且简直荒谬绝伦！

写什么小说！说什么话！读什么书！聊什么天！

从云雾中跳脱而出的并非正圆的太阳，是那么陌生，又那么亲切！

“这是你第几回看日出？”

“当然不是头一回，”告诉猫，“我在泰山和北戴河都看过日出。”

“挤在好多游人当中，作为一种追求，一种任务，一桩大事……生怕云散不开……那跟这可不是一回事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人至少能活七十岁，太小不算，从十岁算起，也有两万多个早晨，可是人到死的时候一算，能这么安安静静、随随便便地看看日出的，一般来说，大概也就几十个早晨……”

“你都说多了，一般恐怕不到十次！”

“看月亮要多些。”

“也未必。”

“多些。”

“大概是多些。中国人有月亮节，吃月饼；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太阳节，不吃太阳饼？”

“喵——”

“你又来了！不要总在这种时候反常！”……忽然觉得已是夜里，周围都是竹林，小风习习，凤尾摇曳，猫竖起身子，打挺儿，眼睛闪着磷光……

“这又到了哪儿？”

“竹里馆。”

“这哪儿像竹里馆！”

“竹——里——馆——！”

还是没懂。

猫连后腿也立起来了，前肢弯曲，前掌按到腰上，伸长脖子，吟诵起来：

独坐幽篁里，
弹琴复长啸；
深林人不知，
明月来相照。

“啊啊，王维的《辋川集》里的《竹里馆》！”

猫姿态优雅地坐下了，是一种禅定式的趺坐，双掌相合。

“琴在哪儿呢？”他对猫的附庸风雅有点不以为然。

猫朝他身后努嘴。

他扭头一看，石案上放着焦尾琴，旁边还点着一炷香，案前有高矮恰适合于他的石凳。

“亏你想得出！现在有几个中国人会弹这样的琴？”

话音未落，原有的都消失了并立即变成了一架钢琴、一个西洋式落地大烛台和一个琴凳。烛台上插的淡紫色蜡烛伸着金叶般的火焰。

“倒也无妨一弹！”

他便坐过去，弹起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。

猫静静地聆听着；一阵风吹过来，幽篁婆娑起舞，烛焰跳荡；他久不练习，指法生疏，不断出错，未能终曲，便戛然而止。

“真美！”猫喝彩，并鼓掌；但猫掌劲鼓而声仍微。

烛焰灭了，几近漆黑。他刚想问：“为什么没有月光？”立即悟到是没有长啸。

只觉得胸中有一团早就闷在里面的东西，忽然挣扎得厉害，从喉咙里往外涌，便仰头伸颈，一吐为快地从单丝到喷束、从小呻到壮吼、从矜持到放纵地长而又长地啸叫起来……

而猫也加入了纵情长啸,当然是人那样的声音……

天上有月光慷慨地泄下,每片竹叶都显出自身的妩媚,簌簌轻抖;月光吻着他,也吻着跳到他怀里的猫,他搂着猫,用他至真的感情吻猫的额,在莫可名状的月之精的沐浴下,憬悟地喃喃自语:“亲爱的我明白了,你的名字不是‘不喂’,而是‘不为’;你拒绝回答每一个‘为什么’,你是对的!”

……

此后朋友都知道他养了一只猫,一只很普通的猫;有时朋友或拉稿的编辑去他家,便可以看到那只猫懒洋洋地趴在高高的书架上,眼睛似睁似闭;在人们谈话的时候,猫会偶尔打个呵欠,然后叫一声——

“喵——”

1993年2月11日于北京绿叶居